



石浦海鲜面

一碗海鲜面 慰尽烟火心

□陈金裕 文/摄

东海开渔节后的第一个周末,不到上午十点,石浦古城那家网红海鲜面馆就已座无虚席。门外,排队的人群沿着青石板路蜿蜒向前,晨光中手机镜头不时闪烁,翘首以盼的身影里,映照出现代人对自然原始馈赠的一种集体渴求。或许,排队等待的不只是一碗面,更是这效率至上的时代里,一场需要耐心守候的仪式、一次对“慢”的朝圣。

推门而入,海鲜的咸鲜味与汤锅的热气扑面而来。墙上渔网浮漂点缀其间,玻璃缸里虾蟹舞动,透露出开渔后的第一波丰饶图景。它们最后的生机与食客最初的期待,在此刻交织成一幅关乎生死与享受的微妙画面。

“这些都是今早刚靠港的小渔船送来的。”老板娘边烫碗边招呼,声音爽朗如海风。明档前,食客们俯身挑选透骨新鲜的小海鲜,虾潺腴白如脂,蛏子挺拔如簪,梭子蟹张牙舞爪,小黄鱼的银鳞还泛着水光。开渔后的第一网滋味,让每一双眼睛里都闪着迫不及待的光。人类对“第一口”的执念,大概就源于对生命活力最直接的占有欲。

这碗面里,带着大海的生机,石浦渔民世代相传的故事,也仿佛随食材沉浮于乳白汤底之中。一碗面落肚,如饮下一段被时光文火慢炖的沧海往事。神话故事填补了认知的空白,让每一次捕捞与品尝,都带上了与自然对话的神圣意味。

我独爱虾潺小鲜。虾潺在清汤中舒展,吸饱醇厚汤汁,又将深藏的鲜甜尽数释放。一吸一吐之间,恰似某种人生智慧,真正的获得,往往始于充分的包容与沉浸。而邻桌那位老者,正静静对着一碗鲳鱼面出神。鲳鱼如白玉般卧在汤中,肉质细嫩,入口即化,仿佛岁月熬煮出的从容淡定,不争不抢,却自有其味。石浦渔民则必点满膏白蟹配手工面,橙红蟹膏在

浓汤中化开,鲜味直抵舌根。年轻女孩钟情于“虾逸蟹城”,蟹钳的殷红与明虾的透亮相映成趣,她说那是“会跳舞的鲜味”。一碗面,一方海,不同口味的选择,不经意间映照出各自的生命状态与性情印迹。

面与汤,是这碗中的灵魂。各色鱼骨虾壳在深锅中咕嘟慢炖6小时,直至析出全部精华,融成一泓金黄琼浆。手工面以七星面粉加山泉,机器20秒压成,柔韧如绸。面在汤中舒展,恰似“一叶浮萍归大海”,默默汲取汤底的日月精华。入口时,面身裹挟丰腴汤汁,内里却自有筋骨,这柔中带刚的微妙平衡,正是石浦人对生活滋味的执念。世间至味,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强横,而是两种力量恰到好处的融合与支撑。

若论极致,当属东门渔村灶头。开渔次日的清晨,一家三口寻至渔港边的老屋。渔家阿婆拿出干米面,刚上岸的虾蟹简单冲洗便投入沸腾的锅,仅以姜片粗盐调味,汤色却浓白如凝乳。极致的体验,往往诞生于褪去所有不必要的修饰、回归本真的那一刻。

暮色初临,我们碗尽汤干,唇齿间仍萦绕着东海深情的余韵。码头边,归港渔船在晚霞中静泊如倦鸟。一位老渔民整理着渔网,皱纹里嵌着盐霜,笑容却澄澈:“鲜味是龙王收的租,我们不过替大海跑腿。”听罢恍然,这碗面的根,深扎于渔人搏击风浪的勇气,也系于对自然恩赐的敬畏。

渔火点点亮起,如星子坠入人间。面汤的暖意仍萦绕喉间,这朴素的一碗,竟成了我们与山海、与生活最温存的约定。它如海纳百川,将人间所有零散的渴念、奔波的辛劳,都轻轻收容于一勺汤、一根面中。生命原不过如此,在咸淡交织的寻常滋味间,躬身领受自然的厚赠,再从容咽下岁月的风涛,然后安然前行。

尺素情深

□胡亚群

秋天的夜晚,我喜欢宅在家里,伴着一丝暖暖的灯光,整理一些琐碎东西。这天,无意间翻出来几封发黄的信件。翻阅那泛黄的纸页,其中真挚的语言,一行行、一句句,述说着远年往事。我看着这些信件,仿佛又回到了青葱岁月……

当时,我很喜欢木心的一首诗: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昔时的感情简单纯粹、真挚热烈,那时的夕阳都很温柔。

高中课程繁重,最开心的事,即是收到远方朋友的鸿雁。当时,我和一个云南农大的大学生保持着笔友关系。总要跑去学校的收发室,殷勤问询有没有来信。当捏着信封一角小跑回教室,那心情灿烂无比。若是没有收到,那一份失落也会萦绕一整天。

那种等待对方来信,望穿秋水的心情,在拆信时化作巨大的喜悦。我仔细咀嚼每一个文字,透过一笔一画幻想他的音容笑貌。我把心中的所思所想、所有热情都倾注于笔下,学习的困惑、升学的压力、心中的喜好、父母的不理解等,急于让对方一览无余。对于远方那个陌生又熟悉的他,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各种想象。

每寄出一封书信,文字里都填满了对远方朋友的真心和牵挂……这些信件陪伴我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。那是一个最为隐秘而纯洁的精神世界,小小的一封信件,像一艘小船,传递情感、释放思念。

我读书期间,二舅家的表哥初中毕业去了东海舰队当海军,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茫茫大海。他定时给我爸爸写信,汇报在部队的生活、学习与成长,何时获得了嘉奖等。爸爸读信时,脸上总有一副欣慰的表情,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一封封往来鸿雁带来了平安和喜讯。表哥在部队锻炼16年之久,提干、转业回家乡,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。

如今,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,传统书信已淡出了历史舞台。如今收到的信封,多是某个银行的对账单或是催款通知书,再也不能带来开心与喜悦。

现在,动动手指,视频和语音通话就可以一解相思之苦,真的是“天涯若比邻”。电子邮件点击发送的瞬间即火速到达,相比起传统书信,则少了几多等待的心情和含蓄温柔的表达。

在我的内心深处,还是喜欢鸿雁归来的感觉。最喜欢那一首诗:“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,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那一封薄薄的书信,字里行间寄托着无尽的相思和牵挂,温柔缠绵;那流露在笔尖的情意,有时候,将千言万语只化作了几个字,尺素情深,不尽依依。

如今的我,两鬓染上了岁月的风霜,再昂贵的化妆品也遮不住容颜的日益衰老。从青年到中年,经历过岁月的打磨,内心早已波澜不惊。虽然写信的时光已远,传统书信在如今的生活舞台上已黯然谢幕,但直至今日,我在内心深处仍然感怀书信这个美丽可爱的使者。看着那一页页泛黄的纸,勾起了几多温馨的回忆,抚慰我曾经的青春年华。

那时候的你我,如此年轻而热烈、纯粹而美好。